



记忆里的秋天

□刘金鑫

“我并非不醉心春天的温柔，我并非不向往夏天的炽热，只是生命应该严肃、应该成熟、应该神圣，就像秋天给我们的一样——然而，谁懂呢？谁知道呢？谁去欣赏深度呢？”张晓风对秋的理解，唤起了我对秋的感知。恰巧，光亮洒进屋子，铺满床，记忆里的一种气味忽然蔓延开来，冲破慵懒脑细胞的束缚，儿时的某个场景在脑海中浮现。

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，我从梦中醒来，从床上爬起，妈妈正在打扫房间，洗好晾晒的沙发套散发着洗衣粉的味道，混着阳光，是那样的好闻。那时候，味道简单，人也简单，时间也慢。周末真的是周末，孩子们只要完成作业，其余时间就是玩。妈妈告诉我，今天她一天都很忙，因为明天老家的亲戚们要来家里做客。她还说，秋天待客很好办，丰富的食材很容易就能凑出一大桌子菜。

那天吃过晚饭，我是自己睡的，因为我猜到妈妈又要忙活大半宿了。果然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就看到了她的“作品”——炸好的花生米，剥好的变蛋，撕好的烧

鸡，剥好的团丸子、调好的用于炸藕盒的肉馅，洗好的豆角、茄子、蒜薹、西葫芦、西红柿、青椒、土豆等。能提前加工的她都提前加工好了，能加工成半成品的她也加工好了。那时候客人一早就来，来那么早就是为了聊天的，不像现在，客人压着饭点儿到，话随着饭走，吃完，话也说得差不多了。

地瓜和南瓜正是收获的季节，所以早饭就是新打的棒子面加上地瓜或者南瓜，煮出来一大锅粥饭，既提供能量又有营养，味道很是香甜。妈妈说，很多人家的早饭都会简单的炒俩菜，但我们家早上只吃粥而不吃其他菜，这是因为她觉得一天的早晨，身体还未沾染烟火油荤，暂时还算澄澈，精神思想也十分明晰纯洁。

那时候，家里待客一天，我们能知道村子里的各家事，今年谁家的收成多，谁没了、谁生了，谁家和谁家闹起来了……我喜欢听大人们唠这些家长里短，喜欢那种琐碎又磨叽的温情。直到临近傍晚，天色暗下来，妈妈早已把没吃完的菜饭，分成每家都有的份儿，让他们

各自带着，在一声声“再来”的叮嘱中，在微寒料峭的秋风中，送走了一家一家的亲戚，也送走了我的童年。

记忆里的秋天，是那样的长，长到三十多年过去，我依然记得。记忆里的秋天，又是那么慢，慢到可以时常见面、看着近在眼前的亲人渐变的容颜。如今，那些能够拖慢时间的人，那些可以把秋天磨叽得温暖的人，很多已经再也不能相见，剩下的也垂垂老矣，老到眼看着这个时代将“相聚”的情谊都放在了过节那几天。

张晓风说，她爱这样的季候，只是爱得很孤独。我起初不是很明白，为什么孤独。后来反复读才恍然大悟：“只是生命应该严肃、应该成熟、应该神圣，就像秋天所给我们的一样——然而，谁懂呢？谁知道呢？谁去欣赏深度呢？”原来是这样，“无言谁会凭阑意”啊！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能与言者无二三，在这路遥马急的人间，大多数人都是念着西风，不思凉，不思量，与记忆里的秋天一次次告别了。

秋不老

□徐宗忠

晚上在院子里散步，走到小河边，听到了“纺织娘”的“吱吱”鸣叫，那声音时远时近，时大时小，时而独唱，时而合唱，让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夜晚剥花生的事儿。

那时候责任田还没有包干到户，村里的男女老少都是一起干活，记工分，收了玉米后，再根据每家每户的工分来分粮食。我们家除了父母是整劳力，其余兄妹四人和奶奶都不能上工干活，所以分到的粮食也最少。为了能够吃饱，家里想了好多办法，比如秋后从村生产队里分一些未剥壳的花生来加工可以挣一些工分，这样大人小孩都可以干。吃完了晚饭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开始剥花生仁。尽管看上去简简单单，但是剥一会，手指就会肿起来，连续剥几天，手指甲里会浸出血。但为了能够多获得一些工分，即使疼，也只能忍着。随着“哗哗啦啦”单调的剥花生声音，花生壳很快就落满了一筐，我抱起一筐花生壳去院子里倒，深秋的天气里，薄衫已觉寒意，走过炊

屋，忽然听到几声“嘎吱嘎吱”的鸣叫，一会儿变成了“吱吱”声，那声音在秋夜里悦耳动听，好像一位歌手在竞赛。我很好奇这是什么虫子叫，以为是蟋蟀叫，便去问妈妈，妈妈说，这不是蟋蟀，是“秋不老”。“秋不老”？因这个有特点的名字和它的叫声，自此我便开始留意它。

偶有一天傍晚一只草绿色的飞虫缓慢地从我眼前飞过，我眼疾手快一把攥住，慢慢放开，这只草绿色的飞虫缓缓舒展开被揉皱的翅膀，它触角细长，大大的眼睛惊恐地瞪着我，像蚱蜢，但比蚱蜢单薄，修长，妈妈说就是它，它就是“秋不老”。没想到这虫子小小的身体却能发出如此大的声音，我不由得对它刮目相看。我长大后了解到，其实“秋不老”就是“纺织娘”。每年夏秋季节是成虫的繁殖季节，也是雄性“纺织娘”追异性最积极的时候，每到傍晚，许多雄性“纺织娘”便会躲藏在草丛之中，嘴里先是吟唱出“嘎吱，嘎吱”短促的前奏曲，随后便是集

体“吱吱”的歌声，随着虫儿的鸣叫，许多只不同的雄性“纺织娘”加入进来，歌声抑扬顿挫，音高韵长，融汇在一起，就像一场歌咏大赛一样。

“秋不老”就是“纺织娘”，古人也叫它“络纬”，《诗经》“六月莎鸡振羽”里的莎鸡，因其声如纺丝之声，故一名梭鸡，一名络纬，李白曾有一首最痴情的诗《长相思》，是李白离开长安后回忆往日情绪所作，其中就有“络纬秋啼金井阑，微霜凄凄簟色寒”，阶下是纺织娘凄楚的歌声，旅人的落寞可想而知。其实，无论“纺织娘”还是“络纬”，或者“秋不老”，作为一种古老的昆虫，从古至今，寄寓了人们多少丰富的感情，而我却常常想起李贺的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，因这“秋不老”借着美好的寓意，它穿过我的记忆深处，从眼前直到小时候，让我依然看到深秋里，一柱灯火，我们一家七口人围坐在一起，“哗哗啦啦”剥着花生，周边是“秋不老”集体的鸣叫，“吱吱，吱吱”……

中草药

□张承南

秋季，天气干燥，昼夜温差大，稍不注意就容易感冒。普通感冒，人只要多喝热水，吃些感冒药，三五天就好了，若是不小心得了流感，那就免不了遭罪。

前几天，我中了流感的招，连续多日头痛欲裂，反复发烧，吃了感冒药则出一身虚汗，几小时后，温度又升上来，不见减轻。短短几日，我备受煎熬，硬是被病毒性感冒折磨得茶饭不思。母亲见状，很是担忧，叮嘱我去抓几副中药，喝了就会痊愈。我实在是浑身难忍，便去看了中医。

老大夫先是观察了我舌头的颜色，说体内湿气重，然后开始把脉，并问了我最近几天的情况：“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出汗？发烧是多少度等。”随后，老大夫对着单子开始写中药方。老大夫总共开了三服中药，叮嘱我每天开水冲泡一服，喝完接着饮两碗白开水。中药是免煎的，省了不少工夫。我看到中药里有黄芩、红枣、姜粉、银翘、柴桂等草药，喝起来很苦。当天晚上，我喝了一服中药，第二天醒来，除了还有些鼻音，头不疼了，不发烧了，我震惊极了，很是佩服中药的功效。

记得小时候，我家里种了不少“能吃”的草药。母亲不喜欢花花草草，所以我家院子里种满了各种草药，院子里每一小片空地母亲都尽量利用：墙角里栽了薄荷、藿香，大缸里养了仙人掌，大门内侧空地撒了蒲公英、田七，连门口石凳子旁的土地里，都有母亲种的几棵香草。香草可是夏天的功臣，几棵香草，就能让蚊子躲得远远的，若是身上被咬了包，挤出香草的汁液滴上，一会儿就不痒了。

藿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草药。一到夏天，我就容易上火。母亲听人说，藿香败火，味不苦，就从邻居家移了几棵。母亲摘几片藿香叶子，洗净放水杯里，然后放两勺白糖，清香甘甜，每天上学我都会带一杯。我读了高中后，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，母亲便把藿香叶洗净晒干，让我带着到学校泡水喝。虽然叶子已经干脆，但即使将它碎为粉末，它清香的味道也不会失去，其药性也不改。那时起，我便惊叹这些能做药材的植物，不管制成汤、膏、丸、散，或经长久的熬制，特质也不散灭。

薄荷虽和藿香的功效差不多，但是味浓烈，没有藿香温和。母亲喜欢薄荷，她常常给我们做薄荷面鱼。她先是将摘下的薄荷叶子洗净，裹上有蛋液的面糊，放油锅里炸炸，炸出来的薄荷颜色依旧鲜绿，吃来满口清香酥脆、美味至极。

中草药苦的多，甜的少，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既是人生的五味，我们就难以只挑拣甜的来吃，偶尔吃点苦的，有助于我们品味人生。